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

詩曰： 悟明作事太冬烘，淫婦收藏夾壁中。
自謂是空原是色，豈知即色即成空。

其二：

謀命圖奸太不明，最陰究屬婦人情。
奇冤自此從頭洗，敗壞閨中一世名。

且說徐良在外邊問自然和尚，不說；拿刀威嚇帶傷的小和尚，倒是有一得一，將實話全部說出來了，故此徐良連那個假門他都知道。抓了和尚進來，正要獻功，人家這裡也都知道了。將要進去，外頭一陣大亂，進來了無數的人，各持單刀鐵尺。大眾以為是僧人的餘黨，原來不是，是由衙門中來了一伙子馬快班頭。有老爺的內廝，一瞧天氣不早，老爺無信歸回。主管一著急，暗暗的就把馬步班的頭目叫將進來，就把老爺上九天廟的話說了一遍，叫他們帶著伙計去迎接老爺要緊。頭目一聽，也怕老爺有舛錯，趕著帶了伙計們急速出城，俱帶著單刀鐵尺。到了九天廟，遠遠的就望見打裡頭跑出許多的和尚們來，焉敢怠慢，就叫伙計們向眾人往前一闖，一看有許多的僧人們，也有死於非命的，也有帶著重傷的。問那個帶傷的人：「縣太爺現在那裡，你們可知曉？」那人回答道：「現在西跨院。」大眾就奔西跨院而來。

江樊、艾虎、徐良大家往外一迎，見是馬快班頭，江樊這才放心。大眾都過來見了太爺，給太爺道驚。他們請罪。太爺說：「於你們無干，我的主意。」復又過去，在那張畫軸那裡，把那個銅環子擰了半天，果然一轉，那個門兒一開，這才看見夾壁牆。江樊使了一個詐語，說：「裡面眾婦女們聽真，今日本處的太爺到此，所以就為的是朱二禿子、吳月娘一案，於你們眾婦女無干。你們誰要將他兩個獻將出來，就將你們放去；倘若不獻，拿到衙門裡是一概同罪。」這句話不大要緊，就聽見裡面婦女們亂嚷。不多一時，出來了二三十多人，連伺候他們的婆子，內中揪扭著一個婦人，就是吳月娘。大家一齊說：「這就是吳月娘。那個禿子，可得你們爺們進去，我們拉不動他。」艾虎就進了夾壁牆，不多時，就見艾虎拉著他一條腿，就提拉出來了。班頭過來，將禿子鎖上，也就把吳月娘兒鎖上；又把兩個人的二臂倒綁，待等回衙再問。將那些個婦女盡行釋放，並且准他們把和尚那些東西，量自己的力氣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許再拿二趟。大家磕頭，分散物件出門去了。

少刻，地方進來，叩見太爺。江樊叫道：「地方出去，或馬或車找來讓太爺騎坐。」

地方出去。太爺叫把那些帶傷和尚，聽其自己逃命；受重傷不能動轉的，少刻回衙，打發人來給他調治；死了的，就在廟後埋葬。就罪歸一人。跑了的和尚法都，案後訪拿。

叫官人把悟明帶回衙署審問。地方把車輛套來，請艾虎、徐良到衙中待酒。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！索性咱們作事作個全始全終，一半押解差使，一半保著老爺。咱們要是一走，路上倘有舛錯，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？」艾虎點頭道：「所有廟中東西，叫地方看守；倘若短少，拿地方是問。」押解著禿子、吳月娘、悟明和尚起身。出了廟門，直奔縣衙。

叫艾虎、徐良一並上車，二人不肯，連江樊俱都地下走。一路之上，瞧看熱鬧之人不在少處。書不重絮。

到了衙署，老爺下車，三班六房伺候。進了衙署，連艾虎、徐良讓到書齋待茶。太爺立刻升堂，用刑拷問三個人。一字的不招，只可夾打了一回，把他們釘肘收監。太爺一抖袍袖，退堂掩門，歸書齋陪著徐良、艾虎談話，然後擺酒吃飯。吃完了飯，直談論了一夜，無非講論些個襄陽故事，怎麼丟了大人，至今尚無音信的說了一番。直等第二天早晨，二人告辭。他們還是上武昌的心盛。鄧九如送的盤費銀兩，二人執意的不要，讓之再四，也就無法。鄧九如、江樊送出作別。

二人也就不上黃花鎮去了，順著大路，直奔武昌，逢人打聽路途，曉行夜住，渴飲饑餐，無話不講。這天正然往前走著路，一瞧前邊是個山口，原來是穿山而過。進了山口，越走道路越窄。忽然抬頭一看，正是桃花開放，滿山遍野，一味盡是桃花，香氣撲鼻，艾虎說：「三哥，你看這個地方有多麼可觀，可惜是不會作詩。這要是會作詩，更有了趣味了。」徐良說：「那個詩也是那麼容易作的，那裡能文武兼全？要鬧個藝多不精，還不如不會哪。」隨說著，越走越往上去。到了上邊極平坦的個地方，往四面無一處看不到。放眼往四面一看，粉融融俱是桃花，真似桃花山一般，這時桃花還稍微開過去了點哪。看著遍地都是桃花，仿然把這座山遮蓋了個挺嚴的相似。對著二人上山走的有些發燥，找了一塊臥牛青石，暫且先歇息歇息。徐良說：「老弟，咱們歇著這個地方可不好。」艾虎說：「怎麼不好？」徐良說：「四面全是溝，惟有這個地方孤零零的一個山頭，專藏歹人的所在。我師傅對我說過，老兄弟不至於不知道罷？」艾虎哈哈一陣狂笑，道：「三哥說什麼歹人，要無歹人便罷，若有歹人，小弟正然悶倦，拿著歹人開開心才好哪。」徐良聽了，把舌頭一伸，說：「兄弟好大話呀！咱們歇歇走罷，我是怕事的。」

正說話之間，聽見有人說：「哈！這個地方才好看哪，勝似西湖景。」艾虎說：「我二哥來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可不是麼，他打那裡來？」艾虎答言：「此處不是西湖，那裡來的西湖景？」原來是胡小記、喬賓。黃花鎮第二天丟了徐良、艾虎，大官人就明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事情了，對大眾一說，也就不便等著了。告訴推小車的：「你們只管推著奔武昌路上，倘若要有人劫奪丟失了，找地面官往他要。不然，上武昌告訴大人去。」芸生騎馬單走。胡小記、喬賓不放心，告訴大官人，竟奔岳州府，找下來了。二次到岳州，大街小巷一上，就把丟差使事情嘲嚷遍了。二人不敢停留，又不敢走華容縣，繞著石門縣，奔武昌走。在這裡正然遇見大眾，彼此見禮，對問，對說自己的心事，不可重敘。

忽然由西邊上來了一位老者，拉著個驢，還是個叫驢，老頭年到六旬，穿著土絹大氅，回頭把草綸巾摘下來當作扇子。那驢亂叫。老頭說：「這種東西也是怪，每逢走在這裡，你也歇歇來，我就叫你歇歇，要不，你心裡也是不願意。」把驢身上的口袋抽下來，那驢又是亂叫。艾虎說：「眾位哥哥看看，好不好？」胡小記說：「真好。」艾虎說：「有點缺典。」胡小記說：「缺什麼典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常聽見我五叔愛說這句：『有花無酒少精神，有酒無花俗了人。』可惜咱們這裡就是有花無酒。這個地方要是有個酒攤，可就對事了。」喬爺說：「對，可就是短那麼一個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是過於愛飲酒了。這個地方，你瞧瞧，要是有酒攤，能喝的麼？」艾虎說：「只要有酒攤，也不管他喝的喝不的，我就要喝。要都像你，那就不用走路了。我還是過去打聽打聽去。」

徐良說：「你打聽，我也不教你喝。你怎麼這樣不知進退？」艾虎真就過來，與那位老者打聽說：「你這個老人家，咱們這裡那有酒鋪？」老頭說：「你要喝酒麼？」艾虎說：「正是。」那老頭說：「哎呀！那可遠了，離此約有四里多地，來回八九里地哪。我們這有個賣酒的，穿著鄉村賣，挑著個高桃兒，上頭也有酒，也有饒餅麻花。」正說話間，西邊一陣亂嚷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